

读
文
译

天下第一老太

皇帝与作家

隐士难为

兴隆街大爷的兴衰史

大观园分房记

红楼非梦

李国文著

骂人的艺术
心有灵犀
了不得的王夫人
宝钗这个人
文学与诱惑



红楼非梦

李国文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楼非梦/李国文著.

-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1 (读译文丛)

ISBN 7-80109-150-7

I. 红...

II. 李...

III. 散文-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23377 号

红楼非梦

李国文

出版: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址: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话:66171396 66163377-618、617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照排:北京京鲁排印部(63044503)

印刷:北京印刷二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143 千字 印张:6.75

版次:1997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册

定价:11.00 元

不朽红楼(代序)

李国文

大概在下面两种情况下读书。

人，一种是求知，一种是消闲，当然，这两者也不是截然分开的，求知者，未必不能从书本中获得消闲的乐趣；同样，消闲者又何尝不可以从那些扯淡的书里，得到一知半解呢？但通常来讲，这两类书仍有严格的分工，求知的书侧重于知，不考虑你读起来是否伤脑筋。消闲的书偏向于闲，只要帮你消磨掉时光，有无学问，是无所谓的。

还有一种情况，叫做只有这一本书，你看也得看，不看也得看的书。

这似乎是荒谬的假设，第一，这是一个信息

社会，文字是信息的主要载体。怎么能没有书呢？只有喜欢读的书，和不喜欢读的书，不可能没有第二本书。第二，即使仅仅有一本书的话，你也可以不看嘛！

我读过一本革命回忆录，是一位老前辈写的，描写他被国民党抓起来时，在关他的单人牢房的墙夹缝里，发现了一部未被抄走的，已经很零散的《反杜林论》，显然是前一位坐这牢房的革命者，有意留存下来的。他在那好几年关押期间，唯一可读的书，就是这部极其枯燥乏味的哲学书籍。后来抗日战争爆发，党把他营救出来，他成了研究《反杜林论》的哲学专家。

这则故事说明了上面提到的假设情况，不是不可能存在的。

老实说，生活的千变万化，什么想不到的，决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会发生，什么想到的，应该发生的事情却偏偏并不发生。所以如果万一碰上这种情况，给你只能拥有一本书的权利，那么这本书，我推荐你选择《红楼梦》，那是绝对明智的。

有些艰深的书籍，是毫无疑义的好书，但啃起来十分吃力。有些很精彩的，也能带来阅读兴趣和快感的书，可是多看几遍以后，便索然无味了。依我管窥之见，只有《红楼梦》称得上是一部永远读不完的书。它既能满足你求知的欲望，也能让你饱享消闲的愉快。而且《红楼梦》的伟大之处，不论你从哪一页翻起来读，都能很快进入角色；也不论读过多少遍以后，再捧起来读，都能找到与以前不同的新鲜感觉。你学问大，你阅历深，你能感应到是这部书的恢宏堂奥；你初涉世，你天真烂漫，你也能在书中找寻到共鸣点、兴奋点而沉醉迷

恋,留连往返。

一个人生也有涯,知也有涯,不可能下此断言,《红楼梦》是绝顶之作。但全世界研究者络绎不绝,前赴后继的两门所谓“显学”,一个是莎士比亚的“莎学”,一个便是《红楼梦》的“红学”了。既然有这么多的学者专家投入其中,那么肯定是有研究探讨之处的。

我读《红楼梦》较早,但认真读《红楼梦》却很晚,那时我已经开始写东西了。记得是五七年,由于发表了一篇小说,赶上了反右运动而受到批判。那时搞运动,据我所知,比之后来,应该说是较为文明的。仅是停留在开会批判,口头声讨,停止工作,隔离审查,大家和你划清界限,以及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上。按理,作了反复的检查,再也挖不出什么新鲜东西,该罚该打,应该进行处理。但政治运动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具体单位搞运动的人,也不能超越决策者的整体安排。于是,我也用不着天天写检查,领导也不再天天召开批判会,而我又在停职之中,除了惩罚性的劳动外,我只有读书一道。后来有一个专门术语,叫“挂起来”,就是说这种尴尬状况的。

认真地一字一句地读《红楼梦》,就是那时候的事了。

我从来不曾把一本书,读得如此投入,以至书中每一句人物对话,在哪一回说的,都能记得下来。那是解放后,人民文学出版社(标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第一版《红楼梦》,我至今收藏着,不时翻阅的。

这部《红楼梦》定价四万元(相当于四元),据说是早在五三年就受到批判的俞平伯先生和他助手校订注释的,分上中

下三册。在我被批判的日子里，从头看到尾，又从尾看到头，翻来覆去，也不晓得看了多少遍？

当时还不像随后更趋极端的文化革命时期，禁绝了一切的封资修的书，别的书我也看的。但所以如此热衷《红楼梦》，因为没有哪一本书，能使我在读的时候，哪怕让我暂时忘掉一下身边的烦恼。如果把书比拟成一个空间，你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就等于进入了作家笔下的天地。那么这些书所能留下的余地，还是比较局促，以致我读进去了，但外界声严色厉的声音和敌我分明的面孔，仍使我不能忘怀。只有《红楼梦》，不但那空间像浩瀚的星空，无有止境，而且无独有偶地，是曹雪芹和莎士比亚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两位文学巨人，从身世到文字都给后人留下了许多不解之谜。这些谜，更像宇宙黑洞，把读者紧紧攫住。

这时候，就好像跌进了《红楼梦》里去，什么什么都不在话下了。

我是赞成不必抱着太高远的目的，去读这部不朽之作的。当然，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读，从封建社会由盛而衰的教科书角度读，从追求人性、爱情和自由的角度读，从护官符、四大家族、贵族与奴隶的阶级斗争角度读，从“红学”诸家考证的角度读，也不是不可以。若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读，我倒偏向晋代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的阅读方式。像《红楼梦》这样的不朽之作，只有不断地读，经常地读，才能自然而然地熟悉它，了解它，然后，再读，而且多读，积累到一定程度，可能有更深入的体味，也许对于自己的写作有所助益。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诌”,这是很有道理的。有志文学的年轻朋友,不妨这样试试。

不管如何,《红楼梦》这部不朽之作,是值得每个人认真一读的。这部书的伟大之处,便是你投入多少功夫,也必将获得多少教益,不会落空的。

尤其,一个人在人生路程上,碰到了碧落黄泉巨大反差的时刻,这部“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的书,会给你许多感悟,许多豁然开朗的启发的。

目 录

不朽红楼(代序) (1)

上篇 红楼中人

宝钗这个人 (3)

贾政的“生的门答” (11)

小奴才茗烟 (22)

天下第一老太 (33)

贾芸写效忠信 (46)

了不得的王夫人 (54)

空心大老 (62)

隐士难为	(70)
尴尬人	(80)
论贾环	(90)
兴隆街大爷的兴衰史	(99)

下篇 红楼风景

大观园分房记	(113)
骂人的艺术	(120)
主奴之间	(126)
丫环、丫环心态及其它	(133)
由敦城、敦敏赠诗想起	(143)
永远的《红楼梦》	(151)
由茄鲞谈起	(161)
心有灵犀	(169)
法老的诅咒	(183)
皇帝与作家	(194)
文学与诱惑	(204)

上 篇

红 楼 中 人

今天有昨天的影子，这就是
历史总那么沉重的缘故。

宝钗这个人

从香菱学诗谈起。

先

香菱有点儿呆，但挺可爱，想学做诗，那种强烈的创作欲望，很类似今天的文学青年。但那时没有作家班或函授之类，给予她们学习机会，所以，一搬进大观园里来住，可能感受到园内适宜的文学自由的创作气氛，便向她的主子提出来，要薛宝钗教她做诗。

文学这东西，很类似小鸟，一定是在适宜的环境和条件下，才会引吭高唱，要是用手枪顶着，用快刀悬着，它只会发抖，决不会宛转啼鸣了。

薛宝钗的诗写得蛮好，不小气。她比较豁

达,比较脱俗,不那么脂粉气。在那个文学圈子里,大家公认,至少与拔尖的林黛玉不相上下的。

不过,她俩虽是不错的女诗人,但在文学观点上不尽相同,区别在于:一个把诗当作手段,“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一个把诗当作目的,“冷月葬诗魂”。如果二位女士降生在当代,则是毫无疑义的女作家,应该说是—流的,评一级作家,享受高知待遇,谅不成问题。当时,大观园里的众姐妹,除了“一夜北风起”的王熙凤略输文采外,都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和创作水平,以及理论基础知识。只可惜缺乏发表诗作的园地,虽有一份邸报,但仅抄发官方文告,不办副刊。不过,这也好,省得她们犯错误。文学用来自娱,怎么写都悉听尊便的,但若要娱人,就得掂量掂量,会不会碰上谁的敏感神经,而招致物议。何况康雍乾嘉之际,文字狱也怪吓人的。

香菱学诗,来得有些突然。读者有些猝不及防,想不到她有这份诗情。因此,即使巨匠如曹雪芹者,也难免白璧微瑕,有照顾不过来的漏笔之处,好像事先事后应该有个关照才好。但大概他急于发表他对诗歌创作的见解,却疏忽了香菱原是英莲,被拐子卖来卖去的奴婢,应该和袭人她们差不多,不会多识几个字的。不过,曹雪芹是文学巨人,即或如此,尽管谈诗论文,还是使读者身临其境,若睹其人,看出薛、林二位文学观点的歧异,和她俩人生悲剧的呼应,这就是曹雪芹的艺术力量了。

香菱虽呆,还不至于傻到先去求教林黛玉。在文学圈里,这种门户之争,派别之争,是挺针锋相对的,一些老先生尤其

在乎谁跟谁一伙，谁跟谁不买账，相当计较。她未必懂得两位小姐在文学观点上的歧异，但有一点，她是明白的，因为她是奴才，归属于她的主子，受主子的领导，所以，还是找到宝钗张嘴，向她申请学诗。

宝钗是现实至上主义者，她不把文学看得那么重，和黛玉为文学而文学，把文学视为自己生命的组成部份，截然不同。后来香菱登门拜师，林黛玉欣然允诺，连讲课费都不要，可见她热心扶植文学新人，不像有些作家，一看别人写的东西红了，名气大了，牙根马上就酸倒了。薛宝钗非常讲生存哲学，认为香菱跟着她进到园里，临时户口落在了大观园，当务之急是去拜码头，照会各方，以求关照，学诗大可缓一缓。不过，她也不特别压制，表现得很宽容，这很难得，不是所有领导都有份雅量，按说她完全可动用行政手段来干预的。尤其这个该死的丫头，竟投拜到自己的文学劲敌门下。放在今天，换个主，怕也未必能有宝钗的涵养。

我始终很惊讶薛宝钗这种文学上的坦然。

我也明白这种历久不衰的“文人相轻”的老传统，那种嫉贤妒能，独领风骚，只许自己活，不准别人活等等文人的诸多恶习，为什么在大观园里表现得不算十分明显？

当然，也不能讲薛宝钗绝对地无动于衷。

她说话了：“何苦自寻烦恼？都是颦儿引的你，我和她算账去。你本来呆头呆脑的，再添上这个，越发弄成个呆子了。”这种嗔怪本身，也未尝不是宝钗的一种态度。因为香菱是她的奴才，她知道她的呆头呆脑。要学，应该向她学；要教，也该

由她教。这话冲林黛玉而发，大概不错。

香菱写了“月到中天”那首七律，果真够呆的，竟先送交这位算很开心的老上级审阅。宝钗只说：“这个不好，不是这个做法。”至于怎么不好？应是怎么个做法？看法保留，不置一词。而且针对黛玉：“看她是怎么说？”看起来，不算十分与人为善。至少，这是让人难堪的不肯表态。

等到香菱的第二首七律“非银非水”脱稿，这回呆子不想再碰钉子，直接往黛玉这边来了。宝钗本来表明要看黛玉怎么说而自己不想讲话的，但到她打算发言时又半点不含糊。第一，说题目要改一改，这是一种比较委婉的但挺彻底的否定。第二，她说：“也罢了，原是诗从胡说来。”一下子把写诗的人，教诗的人，统统置于尴尬的境地。似乎是在开玩笑。看来薛、林二位女士，未必不暗中较劲。幸好大观园不成立诗人协会，虽然这是绝对的清水衙门，但若真的成立，又觉得是肥差了，少不了你争我夺，削尖了脑袋之类的笑话，就会产生。那时候，大观园诗协的主席职位，谁来担任，还颇费踌躇呢！

不过，她俩在文学这个范畴里，角力是比较文明的。至少不发表评论，声严色厉；也不划地为牢，泾渭分明；更不仗势欺人，拉帮结派。但只限于文学，其它方面，对不起，宝钗的忍让就是有一定限度的了。

清虚观打蘸，张道士敬献的一盘子礼品中，有个赤金点翠的麒麟，贾母眼熟，记不得哪个女孩子戴过。宝钗说史湘云，宝玉说他怎么没见过，探春说宝姐姐有心。接着黛玉冷笑道：“她在别的上头心还有限，唯有这些人戴的东西上，她才是留

心呢!”

这当然是很厉害的攻击，林黛玉对金玉良缘的反应，是有点神经质的。不过，薛宝钗“听说，回头装没听见”，退让了。

这是初一的事，到了初三，薛蟠生日，摆酒唱戏。宝玉和黛玉两人闹别扭，弄得老太太不舒心，凤姐只好将他们弄到贾母身边。谁知贾宝玉说话造次，竟把薛宝钗比作杨妃，使林黛玉着实得意，这在她眼中看来，均势明显失衡，宝玉和黛玉联合起来嘲弄她，是无法容忍的。所以这一次很不客气地反击，让他们领教了她的厉害。

由此可见，力量失去均衡，便会不平；不平则鸣，也是很正常的反应。在《红楼梦》里这个三角爱情游戏中，她深知自己在贾宝玉心目中的位置，不如林黛玉。她是后来插进来的第三者。有一次在怡红院，她亲耳听到贾宝玉在梦中喊骂：“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金玉姻缘’！我偏说‘木石姻缘’。”尽管薛宝钗不可能研究弗洛伊德，但这种潜意识的流露，无论如何给她心灵造成巨大的震荡。在她和林黛玉争夺贾宝玉爱情的这场争斗中，她明显地处于弱势，唯其如此，所以她很计较。

相反，薛宝钗在文学方面，倒不怕示弱，这就因为她实在并不弱的原因。所以，文坛上那些爱吵吵巴火的人，爱争长较短的人，都由于底气不足，缺乏实力，才按捺不住要跳出来说三道四的。谷子成熟了，便把头低垂了下来，而那些总挺着脑袋左右顾盼的人，显然离成熟还有一段日子。

在元春省亲大典上，每人奉旨一匾一咏，这很有点诗歌大